



与命运搏击

本报记者 周有强

5月末的一个闷热午后，黑云终于兜不住，大雨瓢泼地掉了下来。

在噼里啪啦的雨声中，汪强举起双拳，紧贴面颊，有节奏地跳动着。突然，拳头雨点般落在沙袋上，发出密集而沉闷的“砰砰”声。

汪强是一名69公斤级的职业拳击手，从事着世界上最危险、对抗最激烈之一的运动。32岁的他打了20年拳击，拿到过全国俱乐部争霸赛冠军，在自己的拳击俱乐部里，带过数百个徒弟。

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拳击手，同时也是一名脑瘫患者。他说话吃力，脖子肌肉僵硬，视力、听力和反应能力都只有正常人的一半。这还是训练多年的结果。一直到6岁时，他还不会独立行走，不能自己吃饭，甚至连最基本的“爸爸妈妈”都喊不清楚。

如今，汪强肌肉结实，线条硬朗，出拳时，一秒钟能打出6拳，一拳重达150公斤。这样的一拳，曾打扁过一扇铁门，打穿过一扇木门，将一名拳击手的鼻子打出血来，让一名85公斤重的踢馆者晕头转向了一个星期。

面对这样的力量，谁又能想到，他是一个“深度学习困难户”，拳击中最简单的直击和摆拳两个动作，他学了半年；学会100以内的加减法，他用了两年；跳绳这项最稀松平常的运动，他从12岁开始学，直到18岁才学会。

从汪强的家走到汪强俱乐部，大约5分钟的路程。几乎每天，汪强都会来这里待3个小时以上，有时独自训练，有时教授徒弟。

说是俱乐部，不过是天津市北辰区一个普通居民社区里的一间50平方米不到的简陋平房。平房的天花板和墙壁上糊满了白纸，墙上挂着汪强和他的偶像泰森、邹市明的合影，廉价的塑料垫铺成了红蓝相间的拳台，蓝色、白色和红色的拳套散落一地。一个沙袋、一台可调节哑铃平凳、三个速度球，便是俱乐部的全部家当。

不一会儿，汗水就开始冒出，很快形成一条条小溪流，流过汪强的额头、脸颊和赤裸的上半身。他的心跳开始加速，拳击更加迅猛，神情更加专注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似乎一切都在他眼前消失。

他仿佛又回到了赛场，那个万众瞩目的焦点。

多缝一条裤子，孩子就多扎一次针

那是2014年9月13日第四届中外拳击对抗赛“角斗士之夜”的现场，他人生中的第一场职业拳击赛。

现场很热闹，来了许多人，还有很多老人。汪强在拳台上活动筋骨，爸爸汪宝柱和妈妈刘慧琴就站在旁边的不远处。前一晚，汪强早早躺下，结果到凌晨4点才睡着，“太激动了”。

从12岁开始练拳，为这一刻，汪强等了17年。他有些紧张。在被职业拳击赛拒之门外的漫长日子里，他虽然也刻苦训练、找人切磋，可毕竟，这才是真正的比赛。有观众、有掌声、有尖叫，有聚光灯的比赛。

一直以来，他都想证明自己。在父母的见证和众人的注视下，在职业拳击的舞台上，证明自己是个强者，就像父母给他取的名字所希冀的那样。

汪强是个早产儿，在抢救了35天后，他从脑出血、黄疸、肺炎和肠梗阻的病魔口中，夺回了一条小命。不然，到3岁半时，他还不能坐、不会走路，无法说话。脑瘫——医生给出的诊断将这个家庭推入了深渊。

刘慧琴辞去工作。跑遍天津和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，花光家中所有积蓄得到的，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叹气，“死心吧，脑瘫没法治”。亲友们也来劝，“要不再生一个？”

既然把孩子带到了世上，就得对他负责，刘慧琴想。

“打针、吃药、按摩、针灸、脉冲……什么方法都得试。万一有用呢？耽误了孩子，你不得自责？”坐在汪强那张1.2米宽的木板床上，刘慧琴双眉紧蹙，陷入对过往的回忆。

有好几年，刘慧琴每天上午带儿子做针灸，下午在家里给人缝裤子。裤子缝一条2.2元，汪强扎一次针2.6元。刘慧琴就想，我多缝一条，儿子就能多扎一次。那时，汪强的脑袋每天扎满银针，坐在那哭。刘慧琴心疼，可咬咬牙，还得坚持。她相信，只要她努力，总有一天，孩子会好起来。

那段时间，汪宝柱打两份工。工作的手表厂给他安排了夜班，白天他就去食品厂“扛大个儿”。一袋面粉25公斤，他一次扛9袋，就为拿双份工资。日子虽然艰难，但孩子有媳妇照顾，又在医院看着，他想，早晚会有盼头。

可一直到6岁，汪强也没好起来。他还是会走

想起妈妈那些年的不容易，他就会一个人偷偷抹眼泪。

那时，刘慧琴的愿望只有一个，“只要儿子以后生活能自理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别人学一次，我们就学100次

“现在介绍本次比赛蓝方选手，汪……强……”听到主持人拉长音调的介绍，汪强蹿上拳台，在靠近围绳处，连续做了几个拳击动作。人群顿时欢呼起来。

刘慧琴站在台下，依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“这是我那个曾经连手指都无法弯曲，站都站不稳的儿子吗？”

因为给汪强治病，家里到了几乎揭不开锅的地步。在汪强6岁那年，刘慧琴决定回去工作，“既然治不好，那就得让咱们孩子吃好，给他一个好的生活。”

汪强交给了汪宝柱照顾。汪宝柱是个犟脾气，大家都说治不了，他还就不信。

早在几年前，汪宝柱就买回了上百本脑瘫治疗、按摩推拿方面的医学书籍进行研究，还向老中医求教。慢慢地，他摸索出了一套激活脑瘫细胞、刺激大脑活体的按摩疗法。

至今，汪宝柱的房间里还放着好几个箱子，里头装的都是他舍不得扔掉的医学书籍，房间的墙壁上，还挂着他的手绘的神经元模式图、大脑内部结构图和神经系统图。

当时，有邻居说，如果你这样就能治好儿子，那全世界的人都成医生了。

“知识就是力量。我研究那么多年，我认为我能。”面对质疑，汪宝柱却异常坚定。

轻拍头顶、揉搓肢体、拍打后背……按照自己研究的“汪氏按摩疗法”，他每天上午给儿子按摩4个小时，下午带他进行肢体、语言和动作训练。按摩是个体力活，枯燥而乏味，但汪宝柱雷打不动，硬是一天没落下过。他每天都记按摩笔记。今天按摩得到不到位，孩子有没有进步，都写下来了。

父亲能坚持，可儿子不能。小家伙闹起脾气来，不让父亲碰他。汪宝柱没有办法，只能打他一顿，“我心里想，不管你多恨我，我该打也得打你。”

没想到一年后，还真起作用了。

汪强的手指伸直了，虽然还摇摇晃晃，但能走路了，甚至还能含混地喊“爸爸妈妈”了。汪宝柱高兴坏了，好几宿没睡着觉。他的心更坚定了。像这样按摩、训

练，他坚持了3年。即使后来汪强开始读书，他也继续帮他按摩，一直到他18岁为止。

一转眼，汪强8岁，到了入学的年龄。正规的学校不收，刘慧琴想送儿子读启智学校。汪宝柱不同意，“我还要让他继续进步，上正常学校。”希望之后伴随的，却是失望。整整半年时间，汪强都在原地踏步。汪宝柱心里也打起了鼓，可嘴上却什么都不能说，“媳妇说不行，大家都说不行。自己不能说不行呀。”

就像一个拳头打在了棉花上，汪宝柱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发力了。

正是午后最闷热的时候。房间里，一台古董级的立式空调的出风口叶片却紧闭着，只有在汪强的房间里放了一台电风扇。汪强和妈妈正坐在一张旧沙发上，唠着嗑。

汪强也记得那些日子。每次看到妈妈哭，他想安慰，却说不出话，只能跟着一块儿哭。即使是在练了很多年拳击，能够自理、自立、自强后，每年母亲节，只要



汪强一家三口的合影。

下，他终于进入了一所小学试读。一个学期下来，这个原本10以内加减法都不会的脑瘫孩子，语文考了98分，数学100分。学校也将汪强转为了正式生。此后，在汪宝柱的训练下，他还学会了跑步、骑车、下象棋。11岁那年，他在全区少年象棋比赛中拿了第6名。

“脑瘫是智力发育迟缓，那是缓，不是停。”汪宝柱坚信，“别人学一次就会，那我们就要学100次。”

“不要跟他玩，越玩越傻”

汪强终于站到了职业拳台上，在打坏了上百个沙袋后。他跳动着，努力放松自己，比赛就要开始了。

由于赛程安排出现变故，对手在赛前几天突然换人。汪强要挑战的这位对手，身材颀长、肌肉结实，块头还大。

“不能让人看不起。”尽管心里也有些害怕，但不能退缩。他常常会想起一年级时的那次跑步。他跑了最后一名，被大家嘲笑。他从此暗下决心，“一定要超过跑得最快的那人”。之后，每天放学回家，他都要到花园跑步，一直到五年级终于跑了全班第一名，他才在心里告诉自己，“我赢了”。

少年时期的经历，让他的自尊心极强。

“不要跟他玩，越玩越傻。”每次和其他小朋友玩要时，汪强总能听到其他家长类似的话语。有一回，汪强在小区里玩沙子。旁边有个小孩指着汪强，对他奶奶说，我害怕他。那个奶奶就把汪强轰走了，一直轰到他



第一场职业拳击赛上，汪强获得了银牌。受访者供图

曾经，他是个无法说话、不能走路、不会数数的脑瘫患者，100以内的加减法学了两年，学个简单的跳绳用了6年时间。

如今，他是职业拳击手佩服的对手；是生活受挫者眼中弱者变强的榜样；是脑瘫患儿家属坚持下去的希望；是父母心中“赢了全世界”的骄傲。

在一次又一次的搏击中，生命的呐喊，对命运的不屈服，一个家庭面对风雨的相濡以沫得以一一定格。



更多精彩内容，请扫描二维码。

图为给儿子陪练习的汪宝柱（左）。他因飞蚊症，右眼基本看不清东西了。

到第三回合，汪强已经明显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，手耷拉着，嘴巴歪到一边。台下的人急得大喊，“手抬起来”“护住头”。可因为耳朵的问题，他听不清场下的声音。对手一拳打在了汪强的眼睛上，立刻充血。人们开始担心，这个脑瘫拳手，能否支撑到最后？

但汪强并没有倒下，就像过往的很多年一样。

他要为自己而战。一直以来，他都想打一场真正的比赛，可主办方不是以身体健康为由拒绝，就是没人愿意和他打。有一次比赛，他甚至写下一份“生死状”：拳场上所有意外，甚至死亡，都与对手无关……可还是没人愿意。直到2014年初，一名拳击教练将他收入俱乐部，为他报名参加了2014年9月举行的中外拳击对抗赛。

比赛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回合，双方都有些体力不支。汪强眼圈红肿，喘着粗气。但他还在不断地挥出拳头。只要对手一露出空当，他就随时上去，打出一组组合拳，可力量太弱了，打不中对方。对手扑了过来，他步步后退，退到了围绳处，脸上又挨了两拳。他双手护头，聚光灯下，周围一片黑暗，他有些晃眼。男人的尊严、自己的努力、父母的期待、脑瘫患儿的梦想……一切的字眼终归化成了拳击的声响。

“STOP！”锣声响起，裁判分开了双方。比赛结束了。汪强高举双手又放下，不断向观众鞠躬。这就是拳击比赛，这就是生命的呐喊。

“我很敬佩他。”汪强以微弱比分告负，对手给了他一个拥抱。全场观众报以热烈的鼓掌。

刘慧琴站在台下，早已泪流满面。结果不重要，在她心里，儿子“站上拳台那一刻，就赢了全世界”。

我想传递希望

打完第一场比赛后，这几年，汪强又打了三场职业比赛，两胜一平，拿了两个冠军。

现在，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他的拳击俱乐部上。2006年，汪强中专毕业，经过一番思考后，汪宝柱夫妻俩决定让汪强教拳。“干别的，没优势。”一开始找不到场地，父子俩就穿上护具、戴上拳套，在河边办起了露天训练班。2013年，在当地社区的支持下，他们以600元的价格租了一个简陋的房屋，汪强俱乐部才正式有了“实体店”。

很多人慕名前来学拳，有拳击爱好者，有希望强壮身体的学生，还有生活中屡屡受挫的“失败者”。在他们眼里，汪教练是一个反抗命运的榜样，一个弱者变强的希望。

在这间小平房内，汪强耐心地教着拳击。从站姿到手势，从步伐到出拳，他始终笑着，一遍又一遍地讲解、示范，不时纠正你的动作，就像他父亲一直教他的那样。学员来了又走，汪强教过的弟子有数百个，他们从各自的生活中来，又回到各自的生活中去，继续体验着各自的成败欢喜。

只有汪教练的拳击俱乐部还开着。

一路走来，他清楚地知道，一个脑瘫患者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？他知道爸妈的辛苦，理解脑瘫患者的不易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他觉得，在自立自强后，自己更应该回报社会。

2009年，汪强向拳王邹市明发出挑战。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：“我心目中的邹市明拳王，您好！我叫汪强，是一个脑瘫患者，今天我在这里给您正式下挑战书，并非我不尊重您。我希望在拳台上证明我自己。”

汪强说，他并不是为了炒作。“我是想向那些像我一样的残疾人、脑瘫患者传递希望，让他们有信心站起来。”

尽管邹市明没有迎战，但两个人在一次比赛前特意相聚。邹市明鼓励他：“汪强弟弟，你的坚强和勇敢感动了我，也激励了我，我相信我们拳击健儿一定会百折不挠，挥洒出漂亮的拳头和人生！”

“脑瘫患儿挑战拳王邹市明。”经媒体报道后，来自全国各地的脑瘫家庭打来电话，咨询汪强的康复经验。“多的时候，一天有几十个电话，接都接不过来。”汪宝柱从桌子上翻出两本泛黄的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数十个脑瘫患者的情况。

具体接受过多少人咨询，连他们自己也忘了。汪强只知道，像他那样的脑瘫患者，全国有近700万。“别让我爸妈和我多年的努力白费了。我想传授经验，练拳，他每天都要在网上和前来咨询的脑瘫患儿家长交流，鼓励他们不要放弃。”

5月24日是汪强32岁的生日。汪宝柱夫妇俩希望儿子能尽早找到一个善良的、有共同话题的姑娘结婚。那天，汪强收到了许多生日的祝福，有他的弟子，有脑瘫患者的家属，还有喜欢他的粉丝。这让他感到自豪和感激。

如今，他还时常想起爸妈教他骑自行车的那些日子。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摔跤和跌倒后，父母放手，在摇摇晃晃、摇摇晃晃中，他终于踩住了脚踏板。

一个人，勇敢地，向前骑行。

除署名外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周有强摄



这些证书定格着一个家庭与命运一次次搏击的瞬间。



这套二居室是他们搬的第5个“家”。